

我的泪水也涌出了眼眶

歌颂毛泽东

阮卫国

出生在韶山,植根于湘潭。立志出乡关,救民于倒悬。学问日增进,长沙入师范。心中向马列,北大图书馆。南湖初建党,井冈播火焰。五次反围剿,割据湘赣边。唤起工农醒,瑞金建政权。遵义挽救党,威名震山关。四渡赤水河,指挥若等闲。长征历百战,泸定飞天堑。北上斗日倭,光耀宝塔山。红日升东方,革命依延安。胸中藏韬略,立足持久战。完胜法西斯,鏖兵越八年。雄师起百万,蒋帮溃台湾。宣告国永立,大众把身翻。华夏求复兴,饮水当思源。道路要自信,永远不背叛。齐力奔小康,地覆又天翻。寰宇争大同,浩气满人间。

一杯家乡茶

程进升

沏一杯上好的绿茶
一杯来自家乡的毛尖茶
随水雾升腾 芬芳四溢
苦涩的乡愁
消溶在你温暖的怀里
变幻出活色生香的滋味

嫩绿欲滴的纤细手
上下拂动 自由舒展
描摹出那方青山绿水
浓缩立体的写意
远方蓬勃向上的讯息
持续开放传递
许多熟悉的影子触手可及
家乡水土的气息
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充盈父老乡亲
温存体贴的慰藉

采云雾日月精华
吸高山沃土灵气
看不出
您柔弱的身体
竟蕴藏如此强大能量
和无限生机
薄薄的一片叶子
承载厚重的历史文化
积淀两千多年光阴的风云传奇

哦,饮一口家乡茶
久久回味 挥之不去
唇齿留香 醉在梦里
丰厚的滋养和恩泽
浸润游子干渴心田
萌动春意播种希冀

信阳吟

王祖宏

南湖湖

京广宁夏贯四方,
鸡公金剛道相望。
群峰依偎南湖湖,
鸥鹭渔舟共徜徉。

潢河

潢河两岸绿氤氲,
车桥楼鸟争熙熙。
读书垂钓广场舞,
长发垂柳伴游人。

百花园

万紫千红楼林苑,
花仙春姑巧扮妆。
扶老携幼赏春色,
无论黑夜和白天。

申城夜

灯火璀璨夜如昼,
车来人往不尽流。
茶香幽幽心渐醉,
仿佛置身在层楼。

灵光寺

僧尼合寺成风景,
习俗相沿已天成。
教化沐浴心无尘,
何须清规近清明。
分家与否任自然,
带发落发皆虔敬。
济世安邦有所为,
修身养性善为根。

的老母亲正背着一捆柴从南坡的路上走来。将军连忙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地迎上去,亲手接过母亲背上的柴捆,让随行人抱着,自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连喊了几声“娘”,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

讲解员极富情感的叙述,语调缓慢而深沉。我的泪水也不由得涌出了眼眶。许将军啊,您一定是心疼了,心痛了!您一定想到了母亲这多少年来的艰难与辛酸,想到了母亲的不易与不屈,想到了母亲的勤劳与坚强……这位共和国的开国上将,曾身经百战、11次参加敢死队且7次担当敢死队队长的传奇英雄,跨过了无数道生死关,终于和自己的娘亲相见,心头该有多少难言的滋味在涌翻?眼前,年过古稀的老娘自己还在打柴,作为儿子的将军,内心深处又有多少不忍、不安和怜怜?

“……许世友将军在几位乡亲的劝慰中站起身来。母亲亲热地喊着‘三伢子’,颤声说:‘你回——来——啦,娘一直挂念你啊!’将军仔细地端详着母亲,母亲已白发苍苍了,脸上也布满了皱纹。母亲不停地抚摸着他的脸,他巨大的泪珠又滚落而下。”

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已模糊了眼睛。
“许将军跟母亲说:‘娘啊,我这次回来,是想把您接到南京去一起生活。’母亲说:‘俺这身子骨还硬实,邻里们都经常帮忙,在这老地方过日子

惯了。要去大城市,俺还摸不清东南西北呢,那能适应得了?’将军理解母亲的心思,转而温和地说道:‘娘呀,我活着不能伺候您,死了以后一定埋在您的身边,为您老人家尽孝啊!’因此,后来人们就把将军故居南边的这条路称作‘孝母路’。大家可能知道吧,在许将军这次探家前的1957年4月27日,正是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倡议实行火葬的稿子上,带头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只因后来的形势变化,毛泽东个人的意愿并未得到实现)。当时,在怀仁堂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先后签了名。中央委员们在相互交谈着,等候着签名。这时,许世友将军径直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我有话报告您啊!’毛主席回答:‘噢,世友同志,有什么话尽管说吧!’将军严肃地看着主席,一字一板地说:‘主席啊,我生在大别山,长在大别山,死后也要葬在大别山。我生为国家尽忠,死要为父母尽孝,我不想再在倡议书上签字。’与将军有着特殊感情的毛泽东主席听后笑了,缓缓地說道:‘签不签字是自愿嘛!’主席深深地理解这位久经战火洗礼的将军,他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也是一位农民的儿子。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经历,已造就了他特殊的性格,也使他有了特殊的选择……”

从讲解员的讲述里我们得知,其后的日子里,



伞上功夫

侯建平 摄

白墙灰瓦的村庄

□潘新日

热闹的时候,曾经是乡下最淡的写意,薄暮里,隐在红花绿叶间。

小时候回村,白墙灰瓦是村庄的名片,村庄之间,五间房、八间房就是区别,然后再有人,好找。我一直惊异于先人们炫耀祖屋的智慧,竟巧妙到用几间大屋取代了村庄的名称,十里八乡,只要提到几间房便知道那个村庄的大户是谁。

我外祖父曾经拥有一个村子的徽派建筑,好大好气派,母亲也多次带我们去看,去寻找她流逝的童年和梦想。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也是自豪的,佩服外祖父祖上的荣光,也因此理解了外祖父那一手隽永墨宝。那么多房屋,春联要写多少啊!

白墙灰瓦、飞檐挑梁。莲花图案的瓦当,青

灰色的屋山挑尖,形状有鱼、有龙、有凤,都蕴含着深深的寓意。墙体多是土做的,根脚多为山石和青砖,春夏秋冬,耐得住风雨。窗户也是木制的,大多是本格子窗棂,偶尔也会有雕花的木窗,带着关门,可以彻底打开,让阳光畅然地照进来,伴着花香,温暖着一家人的心。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亲们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进进出出,在农耕的艰辛里也不忘在门前屋后栽上树木,植上青竹。也不忘挖几口池塘,养上鱼,种上藕。春天鸟啼声声,夏天绿荫似锦,秋天果树满枝,冬天银装素裹。每个季节都变换着不同的韵致,每一天都轮回着不一样的幸福。

鸡、鸭、鹅、牛、羊、猪、狗都是村子的主角,这些白墙灰瓦的标点,标注着村庄的演化和传承,为村子带来生机。

农事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弯着腰插几

亩秧苗,割几亩麦子,弯镰收割了季节,也收割了月色。累了、困了,白墙灰瓦的房子就是最舒适的家。可以听听戏,可以串串门,梦里,说书人的千军万马在奔腾,丰收的喜悦在流淌……

曾经,白墙灰瓦的村庄是充满诱惑的,纯美的野菜。香甜的瓜果、新鲜的时蔬、丰腴的菱角、浑圆的豆粒、白胖的莲藕都在不同的时光里走进农家,让白墙灰瓦的村庄更加殷实,有了自信,有了欣喜。

我是十分佩服先人们的智慧和洒脱的,固然生活在偏远的乡下,干着土里刨食的农活,也不忘为后代打造一片可人的精神领地,让梦飞得更高,而后,坚定地固守着,创造着。

这里乡风纯朴,与人和善,邻里之间互敬互爱,谁家的困难,谁家有了好吃的,都会出来帮忙,都能吃到新鲜的。村子里的每一堵墙,每一片青瓦都是乡亲们帮忙建的,屋子里都有他们的体温和气息。多少年来,白墙灰瓦的村庄和乡亲们相生相依,自给自足,平静而安逸。而今,一切变了,年轻人已不再满足于父辈们的农耕生活,他们向往城市,向往发达,白墙灰瓦的村庄和老人们一起隐入历史深处,慢慢成为记忆和历史,永远地留守在乡下……

不会想到,此时的树叶也许正在回忆生命中无限的美丽,也许正在怀念与花果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此时此景,依依惜别,那是一个美丽忧伤的场景,儿时的我已经错过,再也不能亲身感受了……

车上的笑声,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眼前,那山上,有半黄半绿的树叶,有红透了的枫叶,也有挂满树枝的晚收果实。满目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春夏之时绿色一统天下的景色渐渐隐去,大自然的色彩突然丰富起来,明快起来。刚刚爬上山顶的太阳就像一个金灿灿的盘子,将五彩缤纷的颜料泼洒在多彩的树叶上,闪烁着熠熠光彩。喜爱暖色的画家们在这里找到了灵感,可以尽情挥洒手中的颜色,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枝条,还是落在地下的叶子,随便一画那都是惬意。初冬的树叶有着更加迷人的金黄,有着令人喜爱的深红。黄与红,让人感到了喜庆,也让人感到了火辣,这分明是人到中年的红火,丝毫没有冬日的凄清与悲凉。难怪凡高的《向日葵》最终成了名画,人们不再错过,那色彩的跳跃,那无声的绽放,就像人们不愿错过这初冬的色彩一样,感受她的涌动与怒放,欣赏她的冷静与沉默!

我在我的村庄等你

□冯德平

一场透彻淋漓的雨,从岁月深处袭来,浸润了整个秋天。

记忆从一滴雨开始,顺着雨被摔碎的散乱的方向,顺着时间的轨迹蔓延着,从黑夜到白天,从过去到现在,盘旋着,升腾着,最终回到岁月的深处。

轻轻地推开门,走到村口,静静地立着,湿润细软的风徐徐而来,空气中流淌着淡淡的喜悦,淡淡的伤。门前香樟树苍翠的叶子上爬满晶莹剔透的水珠,就像渴望的追梦的眼。

深秋的季节,房前屋后,塘埂田间,一点点、一片片的红绿蓝黄,跃动着收获与沉实。一条砂石路弯弯曲曲地躺在满满的绵长的季节里,从脚下一直通向远方。

暮色临近,村下面的田冲里升起清清的雾气,弥漫着你的影子。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你曾对我说你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在这样的季节里,也是在这样的雨天里,你背着整个村庄的梦想,裹着满满的眷恋,从村口这条路离开,没有回头,也没有挥一挥衣袖。

你曾对我说每个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喧嚣里,又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孤独中。你说,总有那么一段路,是一个人的旅途;你说,总有那么一些坎坷,只能是一个人的坚强。

你曾对我说你喜欢静静地看风,任凭它拂过一季的忧伤;你说你喜欢默默地听雨,任凭它洗净岁月的尘埃。你说你曾许过一处静谧的角落,轻轻安放自己的徘徊;你说你曾许过一段温暖的时光,容自己幸福地成长;你说你曾许过一片飘到天边的云,让自己自由地飞翔。

你曾对我说远方的那个城市装着你的梦,停驻着你的未来;你说你一定要闯出一片天地,无论多苦多难。

终于,在每一个清幽的角落休养了自己的心绪;你抓住了渐行渐远的岁月,将许多梦想,抱负播撒在人生旅途上,再一点一点地拾起;你扯一片云的衣服,在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后,又被它完完整整地带回。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内心所想。你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我的灵魂。

突然有一天,你说你要回来,于是,我每天都会站在村口,依靠着村口那棵大树,张望着你所在的方向。我在等你,就像等待一个梦。

再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依然意气风发,面容更加俊美,双眸更加明亮,思想更加深沉。你迅速向我走来,靠在枫树的另一边,我感到了你真实的心跳。你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村庄外面精彩浪漫却又无奈沉重的世界,讲述着大城市里游走的人、飘荡的事。我专注地看着你,听你讲着光明的故事。

你说外面虽好,但你的心依然在我的村庄。你说只要下雨,你都会想起当初的我,想起枫树、砂石路和我的村庄。你说,你曾经的梦想就是我当初的愿望;你说,你就是我。

我,一直在我的村庄等你。

□曾庆棠

这天是立冬,天气阴阴的。去将军(许世友)故里的路上,车外的天空是一片瓦灰色,平添了几分静穆。唯有两旁接连涌来的绵延的山峦,已经大自然的神笔点染,斑斓纷呈,往人们的心境里注入了点点轻松。

车子停在了将军故里宽敞的场坪上。我看了一下手机,从新县县城到这里仅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比此前来过的两次快了很多。这真是变化之大啊!砂石路已修成柏油路,近前的老瓦屋全部换成了一排排样式新颖的楼房,迎接游客的各式饭庄、酒店也比比皆是。就连这里的讲解员,也由身着当年红军装束、讲流利普通话的妙龄女青年将往年当过村干部、操满口方言蛮腔的许将军的老家侄孙取而代之了。

我随着来自全省各地的从事军转干部工作、在大别山干部学院接受培训的同行们,列队在将军故居的右坡“孝母路”旁,静静地听着讲解员的介绍。

“许世友将军幼年丧父,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投身革命后,戎马倥偬,为国尽忠,未能对母亲尽孝,他心中常存歉疚。1958年初,他回到久别的家乡——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见家门闭着,屋里无人。暮色中,他朝四处张望,远远地看到已74岁

□王刚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与几位同事到山乡的一所小学听课,车在一条蜿蜒的乡村柏油路上疾驰,突然坐在车前的一位同事大声惊呼:“这景色简直太美了!极富诗意!”

“哦,极富诗意的冬天已经来临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朝前方看去。路两旁是高大的水杉树,那树形犹如一个个优美的圆锥浮在粗壮的树干上,笔直笔直的,一字排开,仿佛就是身着盛装夹道欢迎的两列卫兵,又仿佛是随意涂鸦的两面动感的画轴。水杉树有的已经开始落叶了,那原来郁郁葱葱的绿叶,现在有的已经变成了

深红,或是褐红。那些开始零零落落飘下的叶,看似有几分优雅和清闲,这样的景象很容易让人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小时候的从前。

老家的柿树的叶子也该泛黄、发红、飘落了吧。老家的柿树,是我记忆犹新的两棵树,这两棵树总是让我想起儿时的快乐,和爷爷的影子。爷爷在世的时候,我曾经卖力地与爷爷一起在柿树的周围筑起了篱笆,一天筑一点儿,慢慢地,慢慢地,最后就成了柿园了。柿树自然也就是由我们爷孙俩侍候着,时不时地还给柿树施肥打杈。给老柿树施肥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爷爷告诉我施肥的方法,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对是错,沿树的外围先挖一圈深沟,然后再在树根与外圈深沟间挖一条相连

相通的沟,最后就是向沟里放水施肥了。肥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农家肥和粪水之类。过了几天,等水和肥已全部渗进地下,再用挖出的土将沟填满,此时也就算是将树施肥了。不论怎样,那两棵柿树至今还长得很茂盛。柿树的叶子在茂盛的时候,厚厚的、肉肉的,摸上去非常结实。叶子密密麻麻地挨着,成了太阳下一顶又圆又大的华盖,这华盖下面也就成了我儿时的乐园。初冬时候,柿树的叶子先是慢慢变黄,果实也由青变黄,那时的我们每天只盼望着果实快快成熟,只要是柿树叶子变得金黄了,我们就一天天离柿树近了,靠近它,数着一串串果实,全然不顾那纷纷下落的叶子。这叶子就这么淡定地落下,轻盈、飘逸……我们怎么也